

兒女英雄傳

節本



兒女英雄傳

(節本)

燕北閒人著

金受申節編

通俗文藝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“兒女英雄傳”節本，共十回。其中，包括人們最熟悉的故事：“悅來店”、“能仁寺”等。

它的故事是寫：清朝年間，江湖上有一位俠女十三妹，專門做抑強扶弱、切富濟貧的事。一天，她遇見一位爲救父親奔向淮安的安公子，十三妹因聽見驢夫們設計要陷害他，所以一路暗中護送。後來，安驥被能仁寺的兇僧誑進廟去，要殺害他的性命，幸虧十三妹趕來，殺了兇僧救了安驥，並救出了一個被难的年輕女子張金鳳。並使安驥和張金鳳配成了夫妻，助他們平安的到了淮安。

兒 女 英 雄 傳

(節本)

燕北閑人著

金受申節編

*

通俗文藝出版社出版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67號

(北京香廠胡同73號)

北 京 印 刷 廠 印 刷 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書號 (文)0018 · 787×1092 1/32 · 3¹⁵/₁₆印張 · 94千字

1955年7月第一版

1955年7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50,000 定價：(4)二角九分

兒女英雄傳節本說明

「兒女英雄傳」是一部模仿說書人的評話小說。評話小說，從十八世紀中葉以後，漸漸復興起來，到十九世紀初，已有不少文人從喜歡听評話而記錄評話，從喜歡听評話而模仿創作評話。魯迅先生在「中國小說史略」裏說：「三俠五義及其續書，繪聲狀物，甚有平話習氣，兒女英雄傳亦然。」又說：「文康習聞說書，擬其口吻，於是兒女英雄傳遂亦特有『演說』流風。是俠義小說之在清，正接宋人話本正脈，固平民文學之歷七百餘年而再興者也。」

不過，「兒女英雄傳」究竟是文人模仿評話的創作，不是評書藝人的口頭創作，不是經過許多藝人豐富起來的口頭文學。因之，作者的想像，便充滿在作品中，作者思想意識中的「道德」觀念，便成了書中人的道德。在「揄揚勇俠，贊美粗豪」之中，增加了文人的忸怩作態，增加了封建文人的封建道德。「兒女英雄傳」原本四十回，比較健康的，只有前十回，寫舊官場的腐化黑暗，十分深刻；寫「悅來店」、「能仁寺」奇突場面，極接近話本；寫十三妹、張金鳳、安公子、華忠……的性格，刻劃極為細緻。在故事方面，作者確實獲得了說書人的「分坵子」、「安瓜頭子」、「使插關兒」……的技巧。所以「兒女英雄傳」是一部可以說、可以听的小說——模仿評話的通俗作品；而不是只可以看的文學作品。前十回，故事比較完整，積極因素較多，封建毒素較少，因之我們就把前十回整理出來。十一回以後，大部陷入宣揚封建道德圈子裏，因此就不準備整理它了。

好在这前十回可以自成段落，刪去後部以後，還是一個較完整的故事。

因為「兒女英雄傳」是模仿評話的小說，所以加了不少評話裏的「插話兒」——插話是說書人的夾話。有的是補充正書裏的不足情節，有的是表明說書人的見解，在評話套子裏就是「書中代表」、「書中暗表」。這類的插話，整理時，批判地保留下來。有些不必要的插話，如果贅地解釋「月千楮」，累贅地解釋內家拳、外家拳，便刪減了去。給封建道德做解釋的插話，就全部拋棄了。書裏有頌揚封建、頌揚舊社會制度的字句，和稱讚纏足的話，主張一夫二妻——多妻的話……也就分別取消了。

「兒女英雄傳」的作者，姓費莫氏，名文康，字鉄仙，北京旗籍滿族人。他寫「兒女英雄傳」是純粹用的北京語彙。這些北京語彙，整理時，全部保留下來。有極個別不易被現代人所明瞭的字句，便謹慎地改一兩個字，但仍是北京普通語彙，而不是現代語。有的加了註。斷句也根據北京語法。

節編者誌 一九五五·四·二八·

目錄

第一回	隱西山閉門課驥子	捷南宮垂老占龍頭	一
第二回	奉棟發初任河工令	忤大憲蒙冤陷監牢	二
第三回	三千里孝子走風塵	一封書義僕託幼主	三
第四回	傷天害理預洩机謀	末路窮途幸逢俠女	四
第五回	小俠女重義更原情	怯書生避難反遭禍	五
第六回	雷轟電掣彈斃凶僧	冷月昏灯刀殲餘寇	六
第七回	探地穴辛勤憐弱女	摘鬼臉談笑誅淫娃	七
第八回	十三妹故露尾藏頭	一雙人偏尋根究底	八
第九回	憐同病解囊贈黃金	識良緣橫刀联嘉耦	九
第十回	寄新詞揮毫題素壁	防暴客諄切付雕弓	十

第一回 隱西山閉門課驥子 捷南宮垂老占龍頭

「兒女英雄傳」這部書，究竟傳的是些甚麼事？記的一班甚麼人？出在那朝那代？列公雅靜，听說書的慢慢道來。這部書，近不說殘唐五代，遠不講漢魏六朝，說的是清朝康熙末年，雍正初年的一樁公案。如今單講北京城裏，有一家人家，這家姓安，是個漢軍世族舊家。這位安老爺，本是兄弟兩個，大哥早年去世，只剩他一人，双名學海，表字水心，人都稱他安二老爺。論他的祖上，也曾跟着清朝皇帝南征北戰過，仗着這點「汗馬功勞」，掙了一個世職。進關以後，累代相傳，到了這安二老爺身上，世職襲次完結，便靠在讀書上進；所喜他為人聰明，又肯留心學業，因此見識廣有，學問超羣，二十歲上就進學中舉。怎奈他會試了幾次，任憑是篇篇錦繡，字字珠璣，也考不上一名進士。到了四十歲開外，依然是個老孝廉。孺人佟氏，也是漢軍世家的一位閨秀，性情賢慧，相貌端莊，針黹女工不用講，就那操持家務，支應門庭，真算得起安老爺的一位賢內助。只是他家人丁不旺，安老爺夫妻二位，子息又遲，孺人以前生過幾胎，都不曾存下，直到三十以後，才得了一位公子。這公子生得天庭飽滿，地格方圓，伶俐聰明，粉粧玉琢，安老爺佟孺人十分疼愛。因他生得白淨，乳名兒就叫做玉格，單名一個驥字，表字千里，別號龍媒——也不過望他將來如天馬雲龍，高飛遠走的意思。小的時候，鬪煞、花苗都過；交了五歲，安老爺就叫他認字号兒，寫順硃

兒；十三歲上，就把四書、五經念完，開筆作文章、作詩，都粗粗的通順，安老爺自是欢喜。過了兩年，正逢科考，就給他送了名字，接着院考，竟中了個本旗批首。安老爺、安太太的喜欢，是不必說；連日忙着他去拜老師、會同案，謁官拜客，諸事已畢，就理頭作起舉業的工夫來。那時候，公子的身量，也漸漸的長成，出落得日秀眉清，溫文儒雅；只因养活得嬌貴，還是乳母了龔圍隨着服侍。慢說外頭的戲館、飯莊、東西兩廟，不肯教他混跑，就連自己的大門，也从不曾無故的出去，站站望望；偶然到親戚、一家兒走走，也是裏頭嬤嬤媽外頭嬤嬤爹的跟着。因此上，把個少爺养活得十分順眼，聽見人說句外話，他都不懂。就連見個外來的眼生些的婦女，也就會臊的小臉兒通紅，竟比個女孩兒還來得尊重。

那安老爺家的日子，雖比不得在先老輩手裏的寬裕，也還有祖遺的幾處房屋田產。雖然安老爺不善經理家計，使着這位太太的操持，也還可以勉強安穩度日。他家的舊宅子，本在後門东不压橋地方，原是祖上的賜第，內外也有百十間房子。自从安老爺的老太爺手裏，因晚年好靜，更兼家裏人口稀少，住不了許多房間，又不肯輕棄祖業，倒把房子讓給遠房幾家族人來住，留了兩戶家人，陪同看守，爲的是房子既不空落，那些窮苦本家人等，也得省些房租，他自家却搬到墳園上去居住。他家這墳園，又與別家不同，就在靠近西山一帶，這地方叫做双鳳村，相傳說，从前有人見兩隻彩鳳，落在这地方山头上，百鳥圍隨，因此上得了這個村名。這地原是安家的老園地，到了安

● 嬤嬤媽，是旗人对乳母的称呼，嬤念摸的音。嬤嬤爹是乳母的丈夫。

● 外話，就是一般世俗上的語言。

老爺的老太爺手裏，就在这地裏作了墳園，蓋了陰陽兩宅。又在东南上，蓋了一座小小莊子，雖然算不得大園庭，那樹木山石，却也點綴結構得幽雅不俗。附近又有幾座名山大刹。圍着莊子，都是自己的田園。那安老爺的老太爺，臨終遺言，曾囑咐安老爺說：「我半生在此養靜，一片心神，都在這個地方。將來我百年以後，不但墳園立在這裏，連祠堂也要立在這裏。一則我們的宗祠裏，本來沒有地方了；二則這園子北面土山以後，界牆以前，正有一塊空地，你就在這地方正中，給我蓋起三間小小祠堂，立主供奉。你們既可以就近照應，便是將來的子孫，做官固好，不然守着這點地方，也還可以耕種讀書，不至凍餓。」後來，安老爺便謹遵父命，一一的照辦，此是前話不提。

傳到安老爺手裏，這位老爺，天性本就恬淡，更兼功名踐踏，未免有些意懶心灰，就守定了這座莊園，課子讀書，自己也理理舊業。又有幾家親友子弟，因他的學問高深，都送文章請他批評改正，整天價沒些空閒。偶然閒來，不過飲酒看花，消遣歲月，等閒不肯進城。安太太又是個勤儉當家的人，每日帶了僕婦侍婢，料理針線，調停米鹽。公子更是早晚用功，指望一舉成名，不干外事。外头自有幾個老成家人，支應門戶。有公子的一個嫡嬖爹，這人姓華名忠，年紀五十歲光景，一生耿直，在公子身上，十分尽心，因此，老爺太太也不肯把他當一個尋常奶公看待。這安老爺家，通共算起來，內外上下也有二三十口人，雖然算不得簪纓門第，鐘鼎人家，却倒过得親親熱熱，安安靜靜，與人無怨，與世無爭，也算得個人生樂境了。

這年正逢會試大比之年。新年下，安老爺、安太太把家中年事一過，便帶了公子進城，到至親本家幾處拜望拜望，仍舊回家。忽忽的過了灯節，那太太便將安老爺下場的考籃、号簾、裝吃食的

口袋、盒子、衣帽等物，打點出來。安老爺一見便問說：「太太，你此時忙着打點這些東西作甚麼？」太太說：「這離三月裏也快了，拿出來看看，該洗的、縫的、添的、置的，早些收拾停当了，免得臨時忙亂。」那安老爺拈着幾根小鬍子兒，含笑說：「太太，你難道還指望我去會試不成？你算，我自二十歲上中舉，如今將及五十歲，也考了三十年了，頭髮都白了，也可以不必再做此痴想！況你我如今有了玉格這個孩子，看去还可以望他成人，倒不如留我這點精神心血，用在他身上，把他成就起來，倒是正理，太太你道如何？」太太还未及答話，公子正在那裏檢點那些考具的東西，聽見老爺的話，便過來規規矩矩、慢條斯理的說道：「這話還得請父親斟酌。要論父親的品行學業，慢道中一個進士，就便進那座翰林院，坐那間內閣大堂，也不是甚麼難事。就算父親無意功名，也要把這進士中了，纔算得作完了讀書的一件大事。」安老爺听了，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孩子話！」那太太便在旁說道：「老爺，玉格這話很是，我也是這個意思。這些話我心裏也有，就是不能像他說的這麼文謏謏的。老爺竟是依他的話，打起高興來，管他呢！中了，好極了；就算是不中，再白辛苦這一場，也不要緊，也是嘗過的滋味兒罷啊！」列公，這科甲功名的一途，从古至今，也不知牢籠了多少英雄，埋沒了多少才學，所以這些人，寧可考到老，不得這個「中」字，此心不死。安老爺用了半生的心血，難道果真就肯半途而廢不成？原是見了這些考具，自覺頭痛，所以說了這幾句牢騷話。及至聽見公子小小年紀說了這一番大道理，心中暗暗歡喜，又恐怕小兒高興，只得笑着說是小孩子話。及至太太又加上一番相勸，不覺得就鼓起高興來，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就依你們娘兒的話，左右是家裏空坐着，再走這一趟就是了。」說着，看到了三月初間，太太把老爺的衣帽鋪蓋吃食等件，打點清楚；公子也忙着揀筆墨、洗硯台、包草稿紙。

諸事停當，這安老爺便坐車進城，也不租小寓，就在自己家裏住下。這房子雖說有幾家本家住着，但還留着幾間，準備安老爺、太太、公子，有事進城住的，平日自有留下的家人看守。這家人們，知道老爺回家，前幾天就收拾鋪設，掃地焚香的預備停妥。到了三月初六日，太太打發公子帶了隨使家丁，跟隨老爺進城。入場出場，又按着日子，打發家人接送，預備酒飯，打點吃食，公子也來請安問候，都不必細說。三場已畢，這老爺出了場，也不回家，從場門口坐上車，便一直的回莊園來。太太、公子接着，問好請安，預備酒飯，問了一番場裏光景。一時飯罷，公子收檢筆硯，便在卷袋裏找那三場的文章草稿，尋了半日，只尋不着，便來問安老爺，說：「文章稿子放在哪裏了？等我把手場的詩文抄出來，好預備着親友們要看。」安老爺說：「我三場都沒存稿子，這些事情，也實在做膩了。便有人要看，也不過加上幾個密圈，寫上幾句通套批語，讚揚一番，說『這次必要高中了』，究竟到了出榜，還是個依然故我，也無味的很！所以我今年沒存稿子，不但不必抄給人看，連你也不必看，這一出場，我就算中了！」說畢拈鬚而笑，公子听了無法，只得罷了。

日月迅速，轉眼就是四月，到了放榜的头一天晚上，安太太弄了幾樣果子酒菜，預備老爺候榜，好听那高中的喜信。安老爺坐下，就笑着說道：「這大概是等榜的意思了。听我告訴你們：外头只知道是明日出榜，其实場裏今日早半天，就拆彌封，填起榜來了。規矩是拆一名，唱一名，填一名，就有那班會想錢的人，從門縫兒裏傳出信來，外头報喜的接着，分投去報。如今到了這時候，不見動靜，大約早報完了，不必再等。你們既弄了這些吃的，我樂得吃個河涸海乾睡覺。」說着，吃了幾杯悶酒，又說了會閒話，真個就倒头酣睡大睡。那太太同公子並内外家人，不肯就睡，还在那裏左盼右盼。看看等到亮鐘以後無信，大家也覺得是無望了，又乏又困，興致索然，只得打點要睡。

上房剛剛開了房門，忽听得大門打得山响，一片人声，報說：「头、二、三報，報安老爺中了第三名進士！」列公，你道安老爺既中得這樣高，爲甚麼直到此時才報？原來填榜的規矩，从第六名填起，前五名叫作五魁，直等把榜填完，就是半夜的光景了，然後倒填五魁。到了填五魁的時候，那場裏办場的委員，以致書吏、衙役，都買幾斤蠟燭，用釘子釘的大木盤插着，托在手裏輪流圍繞，照耀如同白晝，叫作「鬧五魁」。因此上，填到安老爺的名字，已是四更天的光景。那報喜的，誰不想這個五魁的头報，一得了信，便连夜飛奔而來，所以到这裏還沒亮。閒話休提。这太太，因等不見喜信，正在卸妝要睡，听得外面喧嚷，忙叫人開了房門，出去打听。那門上的家人，早把報條接了進來，給老爺、太太、公子叩喜。这一番吵，吵得安老爺也醒了，連忙披衣起來，公子呈上報條，看了滿心欢喜。公子便去打點寫手本、拜帖、職名，以及拜見老師的贄見、門包封套。家人們在外邊開發喜錢。緊接着，就有內城各家親友看了榜，先遣人來道喜。把位安太太忙得頭臉也不曾好生梳洗得，忙忙的帶着丫鬟，一面打點帽子衣服，又去平兌銀兩，找紅氈，拿拜匣——所喜都是自己平日勤謹的好处，一件一件的預先弄妥，還不費事。安老爺看着太太忙得連袋烟也沒工夫吸，便說道：「太太不必忙，今日沒事，有一天的工夫呢，我下半年進城不遲，歇歇再收拾罷。」說着自己梳洗已畢，忙穿好了衣服。一面料理了些自己隨手用的東西，便催着早些吃飯。吃飯中間，公子便說：「雖然多辛苦幾次，如今却高高的中了個第三，點個翰林也是穩的。」老爺說：「那不然。在常情論：那名心重的，自然想點個翰林院的庶常；利心重的，自然想作個榜下知縣；有才氣的，自然想用分部主事；到了中書，就不大有人想了——歸班更不必講。我的見識，却與人不同。我第一怕的是知縣，不拿出天良來做，我心裏过不去；拿出天良來作，世路上行不去，那一條兒路可斷斷

走不得。至於那入金馬、登玉堂，是少年朋友的事業，我過了景了。要用個部屬做呢，還做得來；但是這個年紀，還靴桶兒裏掖着，一把子稿，滿道四處去找堂官，也就顯着無趣。我倒想用個冰冷的中書，三年分內外用——難道我還真外用不成？那時一紙呈兒，桂冠林下，倒是一樁樂事。」

說話間，一時吃罷了飯。便有幾家看文章的門生、學生，趕來道喜。人來人往，應酬了一番，那天就不早了，安老爺才得進城。到了住宅，早有部裏長班送信，告知老爺中在第幾房，并房師的官銜、姓名、科分、住处。从次日起，便去拜房師、拜座師、認前輩、会同年、会同門，公請老師、赴老師請，刻齒錄、刻硃卷。那房師、座師，見了都說：「一見你这本卷子，便知爲老手宿儒，晚成大器，如今果然，可見文有定評。」說着十分嘆賞。

這安老爺，一連忙了數日，不會得閒，直等諸事完畢，才得略略安靜。五十歲的老頭兒，也得伏案埋頭，作起格來。轉眼覆試、朝考已過，緊接着殿試。那老爺的策文，雖比不得董仲舒的天人三策，却頗有些經濟議論，与那抄策料、填對句的不同。那些同年見了，都道「定入高選」。怎奈老爺是個走方步的人，凡那些送字樣子、送詩篇兒這些門路，都不曉得去做；自己又年屆五旬，那殿試卷子，作的雖然議論恢宏，寫的却不能精神飽滿，因此上點了一個三甲。及至引見，到了老爺這排，奏完履歷，皇帝望下一看，見他正是服官政的年紀，就在排單裏「安學海」三個字头上點了一個硃點，用了榜下知縣。少時引見一散，傳下這旨意來，安老爺一听，心裏說道：「完了！正是我怕走的一條路，恰恰的走到這條路上來！」登時倒抽了一口氣，涼了半截。這當兒，更有一班少年新進湊來攜手作賀，有的說：「班生此去，何異登仙！」又有的說：「当年是擁書奴拜小諸侯，而今真個百里侯矣！」又有一班外行朋友說：「是这榜下即用，是老虎班，一到就補好缺的。」又有

的說：「在京的和尙，出外的官，这就得了。」一面就答誦着，薦幕友，薦長隨，这老爺也只得一的應酬一番。又有那些看文章的門生，跟着送引見，見老爺走了這途，轉覺得依依不捨。安老爺从上頭下來，應酬了大家幾句，回到下處，吃了點東西，向應到的幾處，勉強轉了一轉，便回莊園上來。

那時早有報子報知，家人們聽見老爺得了外任，個個喜出望外。只有太太和公子，見老爺進門來，愁眉不展，面帶憂容，便知是因為外用的原故，一時且不好安慰，倒提著精神，談了些沒要緊的閒話，老爺也強爲歡笑，說：「鬧了這許多天了，實在也乏了，且讓我歇一歇兒，慢慢的再計議吧。」誰想有了年紀的人，外面受了這一場的辛苦勞碌，心裏又加上這一番的煩惱憂思，次日便覺得有些鼻塞、聲重、胸悶、頭暈，成了一個外感內傷的病。安太太急急的請醫調治，好容易出了汗；寒熱往來，又轉了瘧疾，瘧疾才止，又得了秋後痢疾，無法，只得在吏部遞了呈子，告假養病。每日是醫不離門，藥不離口，把個安太太急得寢食不安。連公子的學業功課，也因侍奉湯藥，漸漸的荒廢下來。直到秋盡冬初，安老爺才得病退身安，起居如舊。依安老爺的心裏，早就打了個再不出山的主意了。怎奈那些關切一边的師友、親戚、骨肉，都來勸勉，老爺又是位循規蹈矩，不肯苟且的人，只得銷假投供。可巧正遇着南河高家堰一帶黃河決口，俗語說：「倒了高家堰，淮揚不見面。」這一個水災，也不知傷了多少民田、民命！地方大吏飛章入奏請帑，并請揀發知縣十二員，到工差遣委用，这一下子，又把这老爺打在候補候選的裏頭了！

● 清代做外任官，最能剝削百姓，最能「發財」。所以親戚、朋友們都羨慕他。

安老爺勉強打起精神，次第的過堂、引見、拜客、辭行，一切瑣屑事情，都已完畢，才回到莊園，略歇息了歇息。便有那些家人回說：「欽限緊急，請示商量怎的起行？」那些家人，也有說：「該坐長船的；也有說：該走旱路的；也有說：行李另走的；也有說：家眷同行的。安老爺說：『你們大家且不必議論紛紛，我早有了一個牢不可破的主見在此。』」這正是：

得意人逢失意事，一番欢喜一番愁。

要知那安老爺此番起行赴任，怎的個主見，下回書交代。

第二回 奉棟發初任河工令 忤大憲蒙冤陷監牢

這回書緊接前回。講的是：那安老爺棟發了河工知縣，把外面的公私應酬，料理已畢，便在家打點着上路的事件。這日飯罷無事，想要先把家務交代一番，因叫進來家中幾個中用些的家人——內中也有機伶些的，也有糊塗些的，誰不想獻個殷勤，討老爺喜歡，好圖一個「門印」的重用！哪知老爺早打了個「雇來回車」的主意，便開口先向着太太說道：「太太，如今咱們要做外任了，我想此帶到外任去，慢講補缺的話，就這候補知縣，也不准我做，不准我做；還不知我准做，不准做。」說到這裏，大家就先怔了一怔，太太只得答应了一聲。又听老爺往下說道：「我的怕做外官，太太是知道的。此番偏偏的走了這條路，在官場上講，實在是意外，我有個不樂意的嗎！但是，我的素性是個拘泥人，不喜繁華，不善應酬，到了經手錢糧的事，我更怕。如今到外頭去做官，自然非家居可比。總得學些圓通；但那圓通得來的地方好說，到了圓通不來，我還只得是笨做，行得去，行不去，我可就不知道了！所以我的主意：打算暫且不帶家眷，我一個人帶上幾個家人，輕騎簡從的，先去看看路數。如果處得下去，到了明秋，我再打發人來接家眷不遲。家裏的事，向來我就不大管，都是太太操心，不用我囑咐。我的盤纏，現有的儘可敷衍，也不用打算。我所慮者：家裏雖有兩個可靠的家人，實在懂事的少；玉格又年輕，萬一有個緊要些的事兒，以至寄家信、帶東西這些事情，我都託了烏明阿烏，老大了。他雖然和咱們滿洲漢軍隔旗，却是我第一個得意門生，他待我也實在親熱。我起身後，他必常來，來時太太總見他，玉格也可以和他時常親近，

那是個正經人。此外第一件心事，明年八月鄉試，玉格務必教他去觀場。」因向公子說：「你的文章，我已經託莫友士先生給你批閱，可按期取了題目來，作了投送去。」公子一一答應。說到這裏，太太說：「老爺說的一個人兒先去的話，还得商量商量。老爺雖說是能吃苦，也五十歲的人了，況且又是一場大病才好。平日這幾個丫頭們服侍，老婆子們伺候，我还怕他們不能遇到，都得我自己調停，如今就靠這幾個小子們，如何使得呢！再說万一得了缺，或者署事，有了衙門，老爺難道天天在家不成！別的慢講，這顆印是個要緊的，衙門裏要不分出個內外來，斷乎使不得！老爺还得仔細想想。」老爺說：「何嘗不是呢！我也不是沒想到這裏。但是玉格此番鄉試，是斷不能不留京的；既留下他，不能不留下太太照管他——這是相因而至的事情，可有甚麼法兒呢！」

那公子在一旁，正因父親無法不起身赴官，自己無法不留京鄉試，父子的一番離別，心裏十分难过。就以父親的身子年紀講，沿路的風霜，異鄉水土，沒個着己的人照料，也真不放心。如今又听父母的這番爲難，是因自己而起，他便說道：「我有一句糊塗話不敢說，只怕父母不准！據我的糊塗見識，請父母只管同去，把我留在家裏……」老爺、太太還沒等說完，齊說道：「那如何使得！」公子說：「請听我回明白了。要講應酬世務，料理当家，我自然不中用；但我向來心胆兒小，不敢胡行亂走的，這層还可以自信。至於外邊的事，現在已經安頓妥当了，家裏再留下兩個中用些的家人，支應門戶，我不过查查問問。便一意的用起功來，等鄉試之後，中與不中，就趕緊起身，隨後趕了去，也不过半年多的光景。一舉兩得，不知可使得使不得？」太太听了，只是搖頭。還是老爺明決，料着自己一人前去，有多少不便，大家又彼此都不放心，听了公子的這番話，想了一想，便向太太道：「玉格這番話，雖說的是孩子話，却也有些兒見識。我一個人去，你們娘兒兩